



心结

## 朋友圈的旅行

【文/曼曼】

假期将至，朋友圈里的旅行照片开启“霸屏”模式，一时间，各地美食风景人文名胜不断刷新着我未知，未去过的地球各个角落。

这些年，国人的足迹可谓遍布全球，从最初走得最多的东南亚日韩热门线路，到现在的穿行五大洋，不用温习世界地形地貌，光看朋友圈晒图倒是可以好好补习那些年缺失的地理常识。只是图片看多了难免疲劳，有时甚至是厌烦，因为总有一些人，貌似不用工作学习，不分昼夜地在用脚丈量着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。偏偏还有一些吃瓜群众们跟着点赞吆喝，有了这群羡慕崇拜党的簇拥，也无怪乎那些环游世界者们更加卖力地刷屏了。

世界之大，许是一生也走不完的，但如若把走过的地方当成一种展示，每到一处都要大秀特秀公诸于众，不顾及其他看客们的感受，甚至不顾被屏蔽黑名单的风险。如此之举倒让笔者想学学庖丁，虽谈不上反复实践，了如指掌，至少想在这个问题上深究，试着揣摩一下类似心态背后的成因动机及其围观群众们的心声。

### 心理分析：

人活这一生其实很难定义何谓真正成功。但有些人却很在意别人眼里的“成功”，或者说是一种“优越”。最近有一句话常在我耳边回响：“终于活成了想要的样子”。

到底什么才是“想要的样子”？是别人眼中的样子？还是自己想要的样子？每个人对这种“样子”的理解和标准都不一样，钱权财富、名利才智，仿佛人生赢家。但属于这一层级的一般都忙得没功夫秀晒。婚姻美满，儿女承欢也是另一种幸福。那剩下的呢？怎样才可以体现自己比别人过得好一点？吃遍天下美食+走遍人间山水？如果这种展示不为过，倒也无伤大雅，可问题就在于过犹不及、且频繁的、无实质性深刻内容的，秀。

生活的本质除了美好开心丰富多彩，还有挫败不满无奈落魄贫穷愤怒丑陋，这些不堪的点滴怎么没有人晒？从心理学角度分析，很多人一生追寻的是童年缺失的部分，童年缺爱，长大了拼命想被爱，童年缺钱，长大了自然要追逐钱，童年自卑，成年后想处处赢过别人，这些背后折射的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，越缺越想证明，那是人心刻意设的篱笆，其实没多少抵御功能，明眼人一望便知。

旅行不是赶场，也没有人会记录其数量多寡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固然好，但没有沉淀的行走终会沦为邮差，如果旅行镜头里记录的除了美好还是美好，少了五味杂陈的真实，那这样的人生会不会甜得有些假？

## 朱砂

她从小就体温较平常人低，老人们说这是体质“阴”的表现，这种孩子容易招惹一些东西，她甚至一度常年戴着一串祖母留下的老朱砂，迷信的说法是红色能辟邪，在这串朱砂丢失以后，她更习惯在下班以后躲在洗手间里给自己的嘴唇染上一抹朱砂色。她没有告诉过其他人，也许红色并不能辟邪，正如此时，她觉得有什么东西正贴着夜幕跟在她身后。

她感觉到那无影无形的脚步跟自己保持一致，就愈发让自己的身姿摇曳，“难道我不可以美给唯一的观众看吗，即使对方不是人。”的确，她没有一张让男人心动的脸，人一旦开始工作就会带上一种“行业表情”，大多数的工作都是每日重复，就是再美丽的脸庞也会因为僵硬而缺乏生动，这一点在她几乎没有血色的脸上尤为明显。

黑色的棉绸裙摆在近乎无声的脚步里轻拍在她的小腿上，她感觉到身后的脚步似乎缩短了距离，在香樟的树影里，对方正变得巨大，步步紧逼她。

男人是在这时候出现的，像是受到引诱的猎物那样，不由自主地跟着她的步伐，又不由自主地跟着她走进lounge。音乐并不算颓靡，男人跟她分坐桌的两边，女人白皙的皮肤在灯光下闪烁着幽幽的蓝色，在朱砂的唇色映衬下竟然有几分别样的风姿。男人显然对这样不似池中物的女人难以招架，他杂乱的胡茬里是丛生的慌乱，几个月来堆积的欲望同啤酒的泡沫一起爆炸。

几杯啤酒下肚以后，男人深陷的眼眶逐渐舒展，但更加沮丧的神情在这张脸上肆虐。酒吧里稀稀落落的人开始注意这个男人，虽然在这里衣着光鲜却表情颓丧的人并不稀有，但怎么说呢，这么好看的男人还是少见的。男人并不在意看客们的目光，他不顾一切地握住女人的手，胡乱地抚摸那双手，一丝凉意顺着男人的手腕蔓延。手的主人轻轻地抽出手，像一条滑溜溜的鱼轻易地从握紧它的渔夫手中漏出去。

## 化妆

【文/何索】

情景



她没有告诉过其他人，也许红色并不能辟邪。

## 残缺

女人端详着男人的脸，她想从这张脸的变化上读出主人这些年变化，然而徒劳的，他还是那么迷人。后来女人的目光停留在男人的手表上，又移到他反袖衬衫上翻出的一点酱油渍上，趁男人在哭泣，她放肆地把他看了个遍。

“我不知道该怎么说，我很对不起你。我明明知道你对我的感情，我是说，从少年时代开始我一直知道你对我的关注，可是那种关注让我想逃，我想逃开。或者说，我只是喜欢她的美貌，我突然发疯地迷恋上了她的脸，在入梦前的短暂失眠里，在刮胡子对着镜子的无聊时间里，在模模糊糊的梦里……那张脸会突然地出现，完美的妆容，完美的笑容弧度，会把我的心搅乱。我知道她是你的朋友，或许我不该这么做，可是我没有办法，我只能把她从你的生活里夺走，把我自己也从你的生活里夺走。”男人自顾自地说着。女人在心里轻轻地叹了口气，男人没有听见。

“后来我发现这一切的美都是假的，我开始怀疑自己，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爱她。最后一次争吵时，我把所有她的照片都毁了，一张不留”，男人从鼻涕的响声里抬起头，俊美的脸庞上升起一层困惑，接着又低下头去。“她走了，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想起她的脸来，直到现在，这种反常令我羞愧，她是我的妻子，是跟我亲密生活3年的人啊，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，难道随着她美丽的消失，她的生命就也消失了吗？我想找回记忆，连同被我忽略和忘记的一起，可我想我也许，我真的把她弄丢了。”

女人朱唇动了动，终究什么也说不出，她没法说出“人死不能复生”，甚至没法对着他说一声“节哀”。她想到在逐渐热起来的天气里，自己忍受了三小时的酸腐气味，用油泥修复的那张脸，鼻子里的硅胶由于撞击斜插进了眼眶里，脸颊被称为玻尿酸的填充物移动到了别的地方，就连颅骨的组织里也横塞进去一些，但这些都不是太重要了。那张白布下盖着的是残缺的肢体，是她曾经熟悉的肢体，那条胳膊帮她捡过网球，那条腿跟她一起去过很多地方。还有那张脸，那张抢走她所爱之人的脸，也曾经给她以笑容。

## 再见

她没有告诉男人，这是多年来她第一次面对自己的“客人”流下眼泪，不是因为防腐剂对泪腺的刺激，而是别的什么东西深深地戳进了她的心里。她想到自己最后仔细地为那具冰冷的身体描画嘴唇，用了自己朱砂色的唇膏，小心翼翼地像完成艺术品那样，为对方的最后一段路做了完美的收梢。

“再见。”女人说。男人微醺的双眼里多了一重迷惑。她想他永远不会懂得欣赏善良，就像多年前他不懂美一样，不管是对自己，还是对死掉的她。“再见”，她听见空气里的声音逐渐地小下去，小下去，如同一个清晨遥远的告别。